荷華編 元

內篇序
周易傳義駢枝跋
詩傳灑滌跋
書傳參評序
讀春秋
讀三禮
讀論語
讀孟子
讀中庸
讀大學
讀心經
伏偃
顧天明命頌并序
宙合頌并序
符訓
箕子賛并序
王道表
洞紬序

松月齋先生遺文號爲荷華編者累百餘萬言今纂輯爲六卷分內外雜三篇而益之以先生平日詩什書牘祭文若而篇附以行狀碣銘挽祭文若而篇以見先生之首末嗚呼先生生天啓乙丑客于世九十一春秋性嗜書自八歲入學達觀化之鼂不輟誦讀其於書蓋無不究極其趣而最尤深於易以之窮天地之運觀陰陽之變化而其學以中庸爲宗自天命之性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其道極大世之拘儒曲士不敢窺其藩垣而其發之爲文辭宏深浩博微妙不測如長江大河匯之爲淵激之爲湍揚之爲瀾而百

靈秘怪縱横出沒莫知其倪雖使世之善悟解者驟而讀之往往讀不能句神茹意駭不卒篇而怠焉能測其中之所載乎自周道衰聖人沒而道術裂諸子棼興各得其一曲而竊其機自以爲至者百餘家莫能裁擇而歸之正也先生獨能淹貫洞徹無隱不照蓋嘗采眞斥僞袪非趣是而折之以先王之道凡其奇句危言亦無不蒐羅裒包取以爲吾用故其辭肆而隱微而著俚而不哇語若絶而不絶意若往而不返而卒會于一先生之言曰山嶽一而萬江海萬而一其見於文者或者象之然乎先生沈冥於世蓧璞

善遯雖雅與先生遊者無以知先生所存而遊詡之舌望門而却步故先生終老于豐蔀之下而知先生者不過數人皆高世之士也光庭最後生不及執贄門下而先生猥與之往復槩以爲孺子之可教者今先生去世三十有四年先生之孫仁求仁實仁山氏以先生遺卷屬光庭纂次成書令可傳後而又責以弁卷首者噫光庭何敢焉光庭逮先生時執役於堂下口呿舌舉而駭然以惑者今既耋艾而業不加進知識鹵莽得無錄其卑乎第以世愈下知德者尠殘篇敗牘爲市衍之弃而未免磨滅於塵蠹則後死之

責也遂相與攜笭入太白山寺商訂編次如左繼而歎曰先生上古人也其學迺先王之遺而文則諸子之文也世之梔蠟而光曜之者神敝末造目眯隆古其孰得而尚諸太羹玄酒播之爲太古之味而朱絃洞越固不可於楊華之耳也姑整頓爲淨藁藏之篋笥以俟知者先生又嘗筆削曾江史鑑爲史選五十餘卷未及脫藁又有書傳參評周易駢枝詩傳濫涂漆園口義等書藏于家

上之二十四年戊辰二月丁卯後學平原李光庭謹書

太白之山踞洛江而雄峙于南服元精淑氣之鍾而
爲名世鉅人者在 國朝甚衆然必有繼而興者而
近時未甚聞焉豈蘊德潛光不肯出而市歟迺若松
月齋李先生其人也先生之道眞朴冲素澹乎若嬰
兒之純其天而物莫得以內攖不知者疑其游方之
外也而蹈履不越乎倫常法度先生之學自二帝三
王之邃而達之千歲而下理亂之故自詩書易禮春
秋之微而達之百家衆口同異之辨不知者疑其博
而不約而大要歸之天德王道其發之論述而爲文
辭者富蓄則陸海寶藏之委輸而充牣也簡奥則彞

鼎古篆之錯落而蒼蔚也詠詭則廣陵江濤之莽將而彊椐也蓋不襲今人一語而折衷乎先秦諸子之文者也先生旣所存乎中者足以自樂而世又莫我知故登俗離上楓嶽以臨滄海放神八極之外歸而斂形一室內玩神明尸居而淵默大嶺以西莫得窺尋其聲跡儻所謂蘊德潛光不肯出者非耶雖然不佞觀先生之平生而竊有驗夫世運推敓也均是南産後民而逌二百年以前則德業而爲著龜棟樑文章而爲笙鏞黼黻者磊落相望逌二百年以後則懷瑾瑜草木同腐者非獨先生一人而已天地生材固

無古今之殊而其如世運之不齊何哉以故關洛靈秀之氣能釀得許多俊賢而不能使之達施于上無奈乎世運也故論賢材之顯晦則必考其世也然在先生則區區通塞曷足爲加損哉昔我高王考肥遯山林戒不通當塗諸公記府之問而獨喜與嶺南諸君子遊其於先生無一面之雅而尺牘往復相傾慕若神契然先生雖不見知於當世而得我高王考爲知遇可以無恨矣矧乎先生載道之文黜功利崇道德羽翼聖人之訓有補於世教民彝則豈久作巾衍中物哉譬如大玉之在山隱隱常有光氣當有採而

獻焉爲東序之寶者告先生之孫命顯氏姑十襲以竢

通政大夫承政院前行同副承旨錦城丁範祖謹序

松月齋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荷華編 序

周易傳義駢枝跋 詩傳濫涂跋

書傳參評序 讀春秋

讀三禮 讀論語

讀孟子 讀中庸

讀大學 讀心經

佽偃

卷之二 荷華編

顧天明命頌幷序 宙合頌幷序

符訓　箕子贊 幷序
王道表　洞約序

卷之三 荷華編

陰德頌 幷序　靈應說
觀物訓　農訓
名銘　行銘
訓諸郞文　史選序
鶴鼇翁記　松月子傳
自碣銘 幷序　家乘
烈女洪氏傳

卷之四 荷華編

參同契經序　天命論

機解　夢解

風土記　神龍贊并序

寗馮兩操并序　魏娥誄并序

安處先生墓誌　歸虛君墓版

卷之五 荷華編

五嶽志　遊俗離山記

送從子瑄遊楓嶽序　遊山乞言

關東錄　遊伽倻山記

淩虛臺記　漆園無爲堂記
汾陽擀柴堂記
卷之六
詩　書
祭文
卷之七　附錄
行狀　墓碣銘 幷序
墓誌銘 幷序　挽章
祭文　松月齋重創上樑文

松月齋先生集目錄終

荷華編序

荷者蓮也其生也不必畏於泥而能不染於汙吾可以斂衽詘膝矣獨後於春而出於夏之初其爲形也團團然亭亭然蒼蒼然鬱鬱然軼美於靑霞之奇而可醜列於灼然求媚之春姿樂子之賢於衆卉矣荷從而出之者初如筆削成其尖中如樽微啓其心末如蓋鄂鄂其華不曰白乎不曰白而白不曰紅乎不曰紅而紅以鼻之所向言之白烈於紅然吾常見紅而罕睎白聞有碧黃之花而尤未之睎也此花於牡丹肖像相近然牡丹顏色渥丹有富貴氣象而蓮花

色簡而文不甚煒煌有君子氣象故望之淡淡而華
鮮鮮而光擎以青盤間以紅玉天祥煥開異彩交映
豪出綠波迴超塵表風吹之而翩翩卷舒雨下之而
箇箇成珠香遠襲而益清立不倚而卓然求其觀美
物莫最乎此而不可押褻斯可謂之琴高矣然其觀
美吾不獨取之而所可取者其形之處汙泥之中而
不受汶汶者也物不得犯而至淨而廉彼君子之處
濁世湜而不緇者此也昔李供奉之命號與吾詠之
奇氣周濂溪之有愛託吾志之灑然吾今身不履而
心識迷猶見物而感于中遂圖不受物之灑靈府疾

病呻吟之暇乃采先民守眞不淫之言實之如藕之
性者播之於立言之間喜主寓言復致涉世之辭欲
以自勉而非欲自見也及其編章之積也言可萬數
而多言數窮故約其所收要寡其尤而庸音多厖雖
曰荷而稱物芳固難流芳而可近遺臭從以空言之
無事於爲吾心何可裨也譬易染者心也故與善人
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卽與之化與不善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卽與之化其染
於善人則大善矣而染於不善人失嗅其臭則顫不
爲顫可以深體於蓮之不瀆物反而得之身矣且蓮

種在太華玉井不以人之不見而廢其馨此凡草木之天也愈可以警吾之求知於人也然不可泥於不求知有道之正終自廢其就則失大方家鑪錘之道而設有其實沒世無稱此君子所疾而不偏於退藏者也故名吾所占於荷花而寓意者欲求所守之實也言荷況不失常也言華況不及實也蓮花雖美非以後吾辭而唯迮是視固欲損其華要其實而師其不染汙不求知也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一

荷華編　　　　內篇

周易傳義騈枝跋

周茂叔先生說大傳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乾坤也乾坤生三子三女合爲八卦卦有三爻因而重之極數而爲六十四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以斷天下之疑卦爻之玄微聖人能獨見而凡人視猶籌算之虛擲徒爲亂目之資何知至妙之伏

其中以爲五行乎天誘包犧之心使啓卦爻然後天地物理明如視掌然見其物先惟深思哲人可能也由是周西伯當羑里危死之患反覆幽思慮因思長俯仰之間物理躍如故著彖六十四于每卦用彰厥義多以風天子已後之器物繫其辭復以天之後賀其先以極理數則一卦之吉凶位序各合其節顧爻義未暇窮其奧也姬公嬰破斧之運窮愁深思益明見機祠繫象辭三百八十四其時位與貞列其得失輒發休咎精如權衡不誣一分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孔子後乎文周五

百餘年而道未行世而困戹危逼懷寶莫逢乃治經籍晩讀易至于鐵鞭三折韋編三絶深獲羲文姬公之道列十翼析一經天之致戹三聖所以發易之性情也然文周之言不盡契於伏羲尼父之言不盡契於文周以時移事殊贊其所丁亦以易道之廣推無不往也自四聖之更相運神天地不言之道正若與之唯諾先天不違後天奉時其理數之妙頗見大傳如入重門多入不止恍惚難狀瞻前在後故仁者謂仁知者謂知試讀之味如醇酒異他籍也蓋易者其實一陰陽而陰陽乃日月躔度之數也聖功神明自

玆生出此與洪範五行異號同歸君子以之則知進
退存亡吉凶脩齊治平以至位天地育萬物無他道
矣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世不絶其傳及秦禁學
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士講易如前也至如道德
之養生參同契之永年素問之針藥青烏之風水焦
郭之占筮袁徐之推命康節之數學皆得易一偏法
而愈說愈深不可盡也然此數子之易極其數令人
爽然而不配德義故入四聖之藩而不升其堂程夫
子爲之傳短此等明易之失配德義也程子被奸黨
之僞名坎坷于世講學不輟遂及易道多刻舊創新

猶有牽合之處子朱子所以繼述易義也晦庵亦被僞學之譖禁錮一時反求彌篤玩心易道或正程傳之失復作啓蒙發易深蘊學者兼治傳義以及啓蒙則大見易之爲易矣不佞以極陋之質少失爲易老乃致意於傳義求明經文而辭繁意迷亦見傳義之或相背馳故從吾所好取舍爲一將芟繁辭以便探賾而迷心生白時介其間精涸旋忘將隨得隨書自救善忘故其臨傳義之立幟取勝合一如連無用之肉而騈拇焉削其漫而書自得如樹無用之指而枝指焉其騈其枝具爲可病而人情騈欲決之枝欲斷

之然自我已成之形量之決之則憂斷之則啼嗚呼駢枝之異形我自愛之而人實嫌之若立於輿人之中無一人不笑其形然使人人皆爲駢枝而或有一二不駢枝者人必笑其不駢枝人之所見特未定也若大傳之旨程夫子立傳之未嘗而朱先生啓蒙獨剖大傳之數之至盡此等筭法非吾老昏精力所可易而究詣故止學程子之所釋而啓蒙之從事以待餘力焉

詩傳濫涂跋

嗚呼詩之時義遠矣哉創於伏羲網罟之歌而形於

書賡載五子二歌肆於周商亦有頌其所以爲敎者風雅頌賦比興也用之邦國用之閭巷使人感發善意懲艾邪心詠歎鼓樂不知蹈舞亦足見其家邦之興踣彛倫之得失豈惟節族辭義之美者哉始孔子刪古詩三千爲三百十一篇皆絃歌之其民謠之風燕饗之小雅會朝之大雅告廟之頌有如吳札聞歌之所稱焉札曰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不堪也

是其先亡乎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
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
周公之東乎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
也其周之舊乎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
以德輔此則明主也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小雅曰美哉思
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焉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

攜還而不淫復而不猒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
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
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子
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
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詩
之所以爲詩蓋如此六經之一也夫子授詩卜商商
爲之序以傳魯曾申申傳魏李克克傳魯孟仲子仲
子傳魯根牟子牟子傳趙荀卿卿傳漢魯國毛亨亨
作序文傳毛萇萇亦有序當秦禁詩書焚之族之卷
而懷之及漢興始傳齊浮丘伯伯傳之世魯人申公

齊人轅固生燕人韓嬰皆傳詩義詩於是乎雖有傳之而去聖益遠篇缺義乖雖博觀之士不問明師心目難徹宋季寒泉先生者作傳據詩舊傳精其取舍復得新趣有大旨有訓詁有節解不翅丁寧令人快繹雖淺見之儒不待師受可與言詩其剖析古經之心曠世所稀也然有一說焉古文引詩者多文小改或反本義傳多以改爲直從改爲解徐究不動本也往故從本爲解此逆先正而從于經也昔有人不察古書之誤字巧思得解後得他本之是見其不然蓋傳不强解疑曰未詳慮是也繼以或曰之略解此在

疑信間也然略解之表多有小註之補古人有私得不敢隱也愚亦補略解視小註至若疑生心雖非未詳處亦不敢隱所私得而妄著之實效先正之古註新趣然無先正之道而效之乃捧腹不自量之甚矣而且聞面朝人有撓先賢經解發新趣者上疏請竄黜不允諾乃知撓古訓固人心賊惡然果得則何傷獨未及見經解新趣以卜失得也雖得也可爲古註所壓不遽信果失則不惜竄黜愚念此內惕而猶不能已其補者自樂抽心所藏不知流光之催老非必有望於人或知我也

書傳參評序

書之所書二帝三王之爲君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功德莫盛於此而其他君臣之可尚可戒者世次竝列以觀政之得失蓋見其政而知其道見其道而知其心心實性命之神妙而託一身之形氣以出入者也聖賢之心能精一執中而衆人之心反是也然人莫不有形氣故雖聖人猶有人心人莫不有性命故雖衆人猶有道心而衆人主於人而梏亡其性命聖人主於道而制節其形氣故能是精一能是執中大本達道自此可言二帝三王君臣之脩身治人

見其以此道心能之也自虞氏及周初千有百年自周初及襄王秦穆四百四十餘年凡一千五百餘年之間推心以及人之政以道心而昭明以人心而昏亡前後一轍則今人之心卽古人之心而顧所用之者異矣爲天下者果能有爲則豈是二帝三王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至顯倏在我矣而所病徒有其心而不爲古人之心也夫子播墳典之樸略而就虞書已下之文剪浮繁要明如日月誠爲明天下達道之業凡學道之士自知其淵源權輿於此而況有志者乎從古聖賢之學言雖不同而道終在此一心之上

故用此脩之身其道乃眞用此脩之家其道乃裕用此脩之鄉其道乃長用此脩之國其道乃豐用此脩之天下其道乃普此以方寸精一之微致遠且順如此則是道明於身以人治人也此經載道莫先於天下包羲書契後之初文字也惟卦畫雖古於此而未有辭五經皆後此千餘年出莫非明此之牖向矣文有四代六體之別而道無古今分寸之異上達天時下識地理中盡人事物情制無不周明白若曙而秦始皇帝心惛不知道之明肆然自高而禁詩書之不合己私焚坑以蹶而羽焚博士之藏不惟斯文之晦

幷與典籍荐灰天亡日月也及秦滅漢興伏生所傳及孔壁所藏出而人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賴以不泯而顧明其奥趣世少其人也故孿子相似惟毋知之玉石相疑良工知之書之深微賢者論之是以聖賢因書以明心因心以明道因道以明政因政以明治而人今書古古今相遠傳序草創復不可信故讀之經者不察其坦易明達或鼇句鑿險遠情迎合用喪厥眞自是雖有排山之力未易發鍵得失相參莫能致定及乎宋朝心學蔚興聖經賢傳之旨貫穿明世蔡仲默先生師學而悅是經有事於晳

之既玩既參心得多於古解十年眞積乃敢折衷成說明啓厥心使人揷眸于盲以生明而惟診之不審或蔽血脉澂之未訖或失照膽愚因仲默氏盲以得眸然後復有明臣周洪謨之心也洪謨著書經疑辨而恒不滿於蔡傳薄明祖所命劉三吾等正失之會選欲證著爲書未及成焉然則古人有獲我心乃敢私誦曰世雖益遠而此心不改於古使此心愼明之至而迎古之心乃可言心柯則不遠矣愚何能愼明此心而惟知近常情以爲說據古訓以爲解虛以待明不先其明參古猥評或新前賢蓋欲察脉嘗膽以

至自忘此表心所得而實醜臾徹其傷手於代匠之斲雖自難免知有知其解者迺知我者也

讀春秋

文王沒而文在夫子夫子以聖人之才有聖人之道而不有天下天下不見聖人之治化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自詒開物成務於終古夫子自任之責不得不大矣噫聖人之化乍見於小邑魯三月之治而天下復無以者以夫子之道乖時王之私也于時天子柔弱政由齊晉且家臣而君圖亂賊接迹夫子以自任之重懼天下溺既追迹三代禮樂禮樂可述而序

書刪詩贊易天啓夫子以興斯文而春秋之法立治敎於亂世定天下之邪正爲百王之大經此天子事也但因舊史某爲某事某事之善惡而不能自用賞罰其行政非在我也然春秋之義雖一字亦深故一字含衮鉞況全章乎故春秋與奪之法之妙著天之道不可以毫末移其輕重也非聖人復起安能曲暢其至妙之意乎夫子素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夫子之事業莫大於春秋也故夫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之者知此爲經世之道也罪之者知此爲害已之私而以僭越歸罪

也周公受武王命相孺子王以王法賞罰善惡攝行天子事卒致禮樂刑錯夫子受皇天命扶衰亂世以筆法賞罰善惡能行天子事施教垂後湯武除虐之功未必先之也使夫子爲此經之或近于私則非天命之而自爲之也今春秋寓一王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非人而天也則夫子方且畏不保天之命之不遑爲敢容私以逆彝倫乎王命猶不可逆況天之命乎其施手之澤非達天德者莫之能也故夫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弗獨有也至於春秋之筆削則其微權奧旨非聖人不能與故文學游夏之徒

不能贊一辭固理明義精矣春秋繼詩亡故舍魯隱
公上十三公以平王四十九年隱公元年己未爲始
此見不專爲魯而發也其事直書列國得失而褒貶
自生非夫子自立衮鉞也然其筆端於諸侯大夫不
書名書名書字書子書人見其勸戒進退抑强顯微
之主乎義理銖量重輕不能無褒貶之著此造化神
權假手於夫子而爲此簡易深微以示人如乾坤然
文成萬八千一其謹嚴眷眷於使人向善遠罪也故
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
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

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然則春秋雖空言實為天下至嚴之政而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夫子授春秋于卜商公羊高穀梁赤一作喜公穀各有傳而左丘明復作傳伏勝曰丘明亦受於夫子三傳得聞於夫子而釋經公穀經止哀公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而左氏經終十六年壬戌孔丘卒此皆有說焉先儒曰仲尼制作三年文成致麟古人亦曰聖人感嘉瑞而起經亦止於所起之歲此謂絕筆於獲麟也子貢記

聖師之卒故採魯史以續夫子之經終哀公十六年
壬戌左氏說至哀公二十七年癸酉哀公遜悼公四
年非經義也或曰春秋黜周王魯又曰仲尼修春秋
立素王丘明爲素臣是大否否夫子爲東周故春秋
繫王於天而諸侯尊周者與之猾夏者貶之曆用春
王正月且夫子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夫子以爲欺
天二說皆非通論也古人以晉趙盾許世子止弑君
筆法疑傳之誤也三傳曰昔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走
盾族穿弑君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夫子取之
以盾爲正卿避不越竟反不討賊也許君病止不嘗

藥而進君死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盾以避不越竟
被弑君惡名而穿無罪止不知嘗藥之禮而經無進
藥文又非由心也此雖曰誅心之法而聖人垂訓必
不失其時中疑可在傳也夫以尹氏卒公穀以爲男
子丘明以爲婦人傳不可盡信也故學士老死而下
戰國幸一孟子知春秋又下後秦聖經秘漢時言春
秋者齊胡母生趙董仲舒菑川公孫弘而弘爲丞相
封侯天下學士知以經學爲爵祿之歸彼劉子駿賈
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何休鄭康成之徒明春秋
之義而裂其幅世有治心之眞儒而後眞知春秋之

心此非千載眞儒豈可謂知春秋者哉

讀三禮

三禮者儀禮周禮禮記也禮記則史記以爲孔子叙以今見之非盡孔子之言而多雜說以禮記後子長而撰定也或曰曲禮論撰于曲臺而不及五經之大義王制刺經於漢文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體月令出于呂不韋叙秦世之官令緇衣作于公孫尼子改魯論之文而樂記一篇太史公云公孫弘所記也舊說子夏作樂記與史記異先儒曰除中庸大學唯樂記最爲近道表記亦近道此非大尊信之意也蓋禮

者周公傅采古制損益酌中以爲一代郁郁之文而幽厲壞之孔子興之故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仲尼既沒天下幷爭爲戰國儒術黜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猶不廢至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坑儒生六學從此缺矣及漢高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絶豈非聖人遺化未泯而然歟於是諸儒始得脩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而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武崇儒術儒術爲利祿之

路天下靡然向風昭帝時增博士弟子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東海孟卿善爲禮授同邑后倉后倉說禮數萬言于未央宮中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名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梁戴德及德從子聖二戴因習儀禮而德刪后氏禮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德以博士論石渠其後諸儒加入月令明堂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今之禮記是也周禮則漢武時河間獻王德始得民間而奏之比詩書最晚出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之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乃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

冬官顏師古以考工記足之一云河間王已足之亦有言周禮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不能辨而補焉歆爲莽國師而最信周禮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跡始置博士遂行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明帝永平初子春年且九十能通識其說太中大夫鄭興從劉歆講學子大司農衆從父受業侍中賈逵父徽從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逵悉傳父業徽逵興衆證以經書爲解南郡守馬融學周禮于杜子春作解詁以授鄭玄玄作註多引杜及二鄭之義以授王肅融又傳盧植植傳于寶寶有註蘇綽王通皆尊

信之然漢武有禮壞之歎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以爲瀆亂不經之書歐陽氏疑其設官太多陳氏疑其與周官不合蘇子由有三不可信之評胡五峯有無一官完善之說獨橫渠氏伊川氏所論說有數條得明周禮精微之蘊紫陽氏曰五峯以天官冢宰管宮閫事爲不可此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殊不知此人君治平之本豈可以後世弊而倂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張程朱三賢所言非如鄭賈諸儒之釋止於析名物辨制度而微指莫之覩也蓋成周之制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六十三人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七十九人而掌邦教以佐王安邦國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七十人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六十九人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六十六人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冬官六職百工與居一焉其屬二十九人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其治教禮政刑事皆仰禹湯文武之道而極備衆美於一家此周公之思兼三王夜以繼日之所就之然舉而措之在人耳儀

禮周文公之作也孔子之時未見成書恤由之死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儀禮於是乎著焉士喪禮在儀禮中而子夏之傳旣始之而不能繼也秦始皇禁挾書欲絕滅經籍經籍隱藏百年及漢興曾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而能言之比周禮早出焉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平帝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由此世雖多其傳之者而莫有眞儒之得其蘊奧惟終見朱文公爲最賾有幸其正次焉蓋儀禮是經禮記是傳故有如禮記

之冠義解儀禮之冠禮也禮記之昏義解儀禮之昏禮之類也宋劉原父補一篇亦是解儀禮也記曰禮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此官於天也其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官於天也自非精神妙用之純全烏可臨事不失時中之道乎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讀論語

論語或曰有曾齊此孔門諸子記述夫子洎高弟言行也我聞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覆載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

明故夫子之盛德光輝發越於言動之間者使人自爾觀感耳目而興起之心油然生聖人一言一動莫非天之道也夫子體天地之道而天無語夫子其代之言片言不可忽也故曰聖人一言終身行之有不盡片言之重不翅拱璧之寶矧伊二十篇乎言重如此矧伊其行與體象者乎諸子所以深察夫子言行威儀志氣器量以識之然識聖人言行易而畫聖人威儀如鄉黨所列容色難畫易而體聖人志氣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申申夭夭之類難體易而象聖人器量如四無難四無者無爲之爲仁禮合合此

名非天下至誠惡乎能哉夫子至誠在濟世而世主不知濟可喜有所疑也故說積七十無成世可知矣柳宗元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是書記曾參老死則去孔子遠而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曰曾子有子意曾子弟子為之也有若則孔子之沒也諸子以有若似孔子立而師之他日弟子有所問有若不能對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坐也則有若固嘗有師之號而因存子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卒成為書者曾子門人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然閔損冉求或稱子非獨有若之稱子不

必以嘗為師稱子也故先賢斷曰有子曾子之門人成此書也然篇内有經趨而過庭之語子思未必名其父以記之子思則恐不與焉

讀孟子

亞聖鄒夫子之道學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舜也堯舜道心執中也中者天以五行命人以心德其體中其用和而獨云中乃兼和之道也故堯曰允執厥中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則道在内而推處事物也志曰燧人見斗極而定其位伏羲見位洎河圖而著其數炎黃見數而備其教故

陰陽卜筮倫紀書契禮樂立焉於是墳典丘索林與
著道而樸然此六經前言也二帝變樸而文明自此
以往道如日月垂周衰道幾息天縱之聖治六經折
衷斯文夫子述仲尼意此則道在外而收開心術也
合此內外之道然後為大全之業則二帝鄒魯之道
可見淵源矣夫道一而已而唐虞之際道裂其名而
為費有曰欽敬誠恭讓孝禋律歷文德中和禮讓歌
詩典義教刑聖神表出之稱於戲唐虞之盛為道之
權輿而言之猶未盡也夫道之先性也而此無言性
商湯始言之此無言仁仲虺始言之此無言學傅說

始言之以其未周於二帝之道列斯二帝未發之性仁學三道如貫其道又何稱焉二帝後道漸衰人各異心故示有不易之性以一民志人多偏私故示有肫肫之仁以篤民德及其不遜也學乃起皆顯二帝之道而非有勝於二帝以益其不足也東曾聖人之誠明總千聖之業揆百王之治明大道育英才盛言仁罕言性而聖孫始以喜怒哀樂之未發爲天命之性而夫子常稱性善乃以仁義禮智易中庸之言性與易元亨利貞相表裏而後賢補信於四性如五行之有土孰謂夫子不爲易此深體易也夫子言仁多

兼言義而常言聖人罕言之性特以夫子所遇之時去聖稍遠澤渴教陻故言該於古救解人心之蔽惑也至如人之性善中昏明强弱亦有界境不可一槩相量氣質之性之異可言而夫子以思不思爲得不得而止則言道猶有未盡者如二帝不言性以待後人之發累有氣質之性之言終自出也聖人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此大勇也夫子見此大勇之出自縮故其於志氣以直養而配義與道致方寸浩然之氣塞于天地則可以不畏千萬人如聖人也聖人耳順滄浪之歌夫子亦知詖淫邪遁之辭起有所

自天下之言莫適其情矣大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理於義窮理盡性夫子配義以理曰理義悅我心以基後賢理學性理之說廣古微言有所足徵古聖之道備藏其身也當此尚功利之世遊說利國之士徧天下使人心喻利昧義不可遏也世人幾乎不知道爲何物而遂逐於利故聖人罕言利以防源故曰匹夫專利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此夫子道皆出仲尼而與曾思二亞聖道相一也故道雖已靡發於曾思然微夫子從而發其未盡發後學何能攏俗觀立脚清明地乎夫子以聖人之學浩然之氣騁

知言之辯辯非好辯也正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古之大聖其任實述古行今之正道而不尊不信欲其信之所以言之詳言之詳所以辯之立言言語語由仁義出故縱橫散說無一非天故卒然對問若出素誦如齊王好貨好色之言實是人欲之私而姑順其私諄諄善誘達之於天使人不覺稛移於貨色義理之公不失其所好之情而易危以安惜王之不知也或曰洪範八政之貨關雎不淫之樂視公劉古公則亦有治矣而夫子特未及思耳不分貴賤所對同執而自發之見亦未有異亹亹皆歸於

仁義也夫子之能仁義吾知其豪傑之有英風也其剛明秀發之氣湧出道德光輝方其雄辯之激蕩頹波昭德塞違以作人也若張咸池之樂於洞庭其擊異端快若天風之散妖氛聽者爽然王公失其貴辯士卷其舌其言可以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爲蓍龜之德也人心趨向有道者如衆鳥之隨鳳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則血氣知慕同期仁政之可行德不孤矣蓋其素願舒吾學致之於彼致君爲堯舜之君臣民爲堯舜之臣民從欲以治四方風動當時諸侯有能任夫子行先王之仁政則五

年七年化行天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絶無此而位
育焉何以取徵夫子曰皐陶為士瞽叟殺人則舜棄
天下竊負而逃此自道其好仁之心不忍一毫之傷
義眞無位之重華也雖然夫子仁兼義而惡惡人嚴
使夫子為政而義可武斷則理惡人同舜之於四凶
聖人之於正卯昭然矣荀卿世之名儒而乃曰亂天
下者思孟以性為惡其心亦獨何哉誠倒置之民也
惜乎夫子風雲乖違囊括所學而無片言之施於政
者反或戒嚴如仲尼之微服蓋夫子之道雖人知尊
親而不為鄉原故未免不善者之惡之也夫子唯道

已復何取故應聘而不求也闢邪而去蔽也超乎其觚而不撓也儼乎其威而不猛也偘偘乎其有豫氣於己也卹卹乎其有憂色於世也牖焉若脫天衾乎從焉若就冬日乎動而不爲跌蕩乎溫而不爲淄涅乎振乎必其舉實也剥乎必其拔本也厲乎其似泰山也隱乎其似龍德也以性爲體以道爲用而遏欲存理爲其事擴端充之爲其功二帝三王伊傅周召之事業爲其準也時祿去天王諸侯有能行此仁政則行矣而戰國之君輕王道視不若功利之術而顚冥於奇正雜伯無國邀夫子而惟幸魏齊以之但位

賓師而不復授手道莫之行同尼父而王道在我爲王口之而止乃辭齊祿十萬而歸不復求世用非惟道塞于世亦無士之祇承其學者彼樂正克公孫丑萬章之徒遊門下不過答問質疑失不責然師弟相與纂定所嘗論辯而成書豈非難得之重寶乎子春以曾門學子師夫子雖巨擘於世儒而夫子之道不能傳之吾道明自夫子吾道絶亦自夫子故道雖喪於世而不喪者存惟玆奇器纘古聖賢謨訓詒身後時雍之業其爲億萬世生民模範至矣盡矣以此古聖道學指南不迷有志者獲見其心而世之身之者

稀其政之者誰哉

讀中庸

吾聞古有聖賢之道而豈知其何孜惟自申晁而槩然於古書然後始有悟焉以道爲用以性爲素以致中愼獨爲務以費隱誠明爲度澹然能與浩浩合其德爲天下式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程朱諸先覺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無妄無適主之以涵養省察以三德中正爲準以博厚高明爲法然戒懼愼獨爲其食實而當時諸家之解結多未及骨惟韋齋之穆可大成之集也夫性夫子所罕言而乃今配中言之書

之若有恒性是其源也程朱之見不規規多得於夜氣而行無越思迺得中和之味能黜釋老亂朱之話無俾正敗而子朱子又闢陸氏折中整刋用發吾道之關鍵爲師一時化及于遠今猶澤厚得籍善誘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而喫飯之匙不與之朽其知飲食之味者以爲已有使頤中有物則此食實之地而一心不二乃可言其從事故學者所戒在輿山止簣也夫經與傳何莫非載道之器而中庸爲德之至其言使人可易知可易行顧吾未盡誠以至莫能知莫能行也故其不可知不可行者人各志有過不及之

相傾而學無誠明之致精也故在我而不明在易而不行自非濁而徐清安而徐生安見天地旡妄之誠乎道出于無極之眞二五之精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不以物害生者明明者見其費而隱蕩蕩難狀故時無止物無量物無量大軼天地之表而大不可已小寓至精之中而小無裏時無止故不間於中和之致自得於素位之履而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以至博厚高明道合天地虛中有實德進於日皆此心之得一故堯舜氏之傳道告以精一執中之法而流爲洪範之皇極自皇極而流爲此中和三德其道一而皎

如日前後聖賢世守不失有如宥坐之虛欹中正滿覆私去一髮道行天下而未有其筴蓋堯言允執厥中舜演言十六殷父師復擴纂極而夫子揔千聖之大成而曰中庸之心法父師之業夫子纂之也夫子之子之子子思子能繼述行中庸而著其旨援夫子以爲之質言極蹠妙明明白白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圓轉直截亡非法籍而數千載相遠之言其揆一也則天不變而道不易也其道之鋪始之以天而歸于無聲臭與天爲徒此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此文王之德之純仲尼之敦化也自事物以及無物處

靡道不舉惟五刑不敘豈不以刑爲餘緖不暇語邪
於謳徽猷相比如鱗乃以天之道通眇然之人身沕
然爲一天之道果在人矣故有道者形爲倮而心爲
乾用在己而體在天通變無方守貞不偏也是以萬
物中秀出者人而乾坤藏其身日用間見天眞而人
顧不見違天有慼天豈去人人自去天也故君子之
不去天造次顚連猶自戒愼愼獨之不捐欲其加功
於見顯之前而禁非於隱微之田也既用功於無形
何有隱微之悔又用功於隱微安有見顯之罪乎此
聖孫之學之顯微無悔益察於內而厚植其本今亡

須臾或廢也功光斯文而佑啓學子其牖人之資秩
秩斯美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而
鳶飛魚躍之理費隱鬼神之事三德九經之道天道
人道之義德性問學之類譬如明珠之錯布而不可
誣譬如溟海之運動而不可模進可以育萬物退可
以潤一軀二帝心德乃始丕顯而孟子言性得力於
此而惟道勉勉也故後學於茲窒焉道何徹此虞慶
拙匠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也自姬公之死世之
君輔之橅時少嗣斯文之馨治晩周益衰而天子諸
侯視聖人猶疣使中庸之大德說勸七十而無所周

閎陽春於諸夏哀民生之困愁矣其後先程後朱之中庸塗轍與世相逆而懷寶無益古道之行何若此其嗇也惜乎虎豹去而孽狐爲之祥是釋老亂眞之方也而幸得伊洛關閩之治荒人知左衎之勵勸然吾儒之繕性坐不篤敬戾天地之正初分以髮夆甚遠離爲儒之危其在斯歟

讀大學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之道靜極而動其靜也空空焉無爲焉無用焉及其動也其質易其理道其用神乃知太極之發而道生也人心有大

極之虛靜虛靜時無知無爲及其不能不動也靈變
不測無處不款是故聖人知天德之在我立人極而
配天地立天曰陰陽立地曰剛柔立人曰仁義仁義
與陰陽剛柔相爲一物而如日月之麗天不墜有理
有氣理藏於氣氣宅於體神在其間故人心虛靈不
滯寂感有時是曰明德明德素明有何明之其明之
明其明德又何難能也而人多德之未易明而道之
未易行者以氣質之陰濁者多而道有精微陰濁矣
未易明於德精微矣未易行乎道奄入於惡勝好少
其領惡而全好必由於學領惡則道日明全好則德

日起道德相配與爲體用故非道德不明非德道不行德存於中而道著於事此學之所以立而道若大路然唐帝自克明峻德及親章和雍是也凡人知能極物故能細其心先以格致明之隨事見理卽可體之故能實其意後以正脩履之此去濁顯微明其明德而以我之明明人之明有齊治平之盛而敬爲始終之成實同運舟之棹發弩之機故傳三章之敬可蔽一部也於是乎吾天已曜粹容有穆生徒皆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施及九星之仲而服其時文之郁郁如龜龍之靈鱗介知其尊鳳凰之動飛鳥萬羣隨之

矣明明德之明君明師明此明德於民則血氣懷生
自知歸之以先得人之心故也是以天子諸侯大夫
不聞此道則不可以脩己治人俊才之人不聞此道
則不可以爲用於世玆道玆德之不可不明者明矣
而偷俗笑其學道者敬心所發之異於人而貞無悔
非小人之異外內也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
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
匈而易其行故君子恭儉惟德無載爾僞故作德心
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情僞異矣嗚呼德之明學之
傳此其三代相傳之德統而夫子言之曾子潤色之

故璞璧明月獨曜於郢握隋掌以與天下共其美寶
誰可能此乎蓋曾子篤敬內省故傳夫子之道無弊
甄格物愼獨絜矩之義其窮理盡性以致脩齊治平
此天德之明而大道之行也獨惜世無委任之君相
也或曰多聞可明斯學然徒以多聞待天下之事變
則獨酬其所嘗聞而劫之不測遂窮豈若明庶物察
人倫先有格致之道使善惡明明在目乎人心莫不
欲去惡而就善旣知去就則心斯專而誠於爲善屋
漏不愧心安而體舒保天之命推以及人德流並水
光被四表也然先此之學在蒙養期作聖故古有口

耳聾師之敎灑掃應對之習古人欲保命我之天不銳矣年若壯志若剛失敎於豫則雖驅而之善扞格不甘故及穉年精爽之全而使入於德日以格言卲行處箴存身禁其放逸如養犬之扑升堂習與性成爲志爲氣則氣以實志志以定言不翅得其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而全其良知良能矣及其長而首夫大學如入吾廬致明于天而爲德器其道其逆豈不在於幼學之何如乎然小學古有今無而世道益下旣喪蒙養復陻大學漢代董子孫詠其大而小無其稱實虹小子長無所有坐失于蒙三代設舘敎人之

學絕自周衰長夜冥冥猶幸宋儒二程先生受學周子而任斯文識拔庸學於禮記而尊信其道下焉不尊道不行而徒有慕徒之從四傳至晦菴老先生得其行而道亦不行猶見斯民秉彛之天終不泯欲反古道與劉靜春清之謀選古今言行之美者以成小學立學之本誰曰迷不知德之門然位未君師爲此學可招尤而驚俗也故奸黨僞學之辱名騰口舌於前後程朱同被拉摧爲道之心益篤也老先生負繼開之責釋四子二經之歸趣而玆學之釋也者造絕筆且補亡太史氏垂特筆其解倔强疏暢頗簡奥而

純正慮其枝繁根遠也卽枝探根自有見焉知其經
正而傳旨辭寡而理達其中正不偏合中庸中庸之
宗鏡自大學而發發其未發終在此圜中天下之美
不在他也其法外綱內目而有本有末知所先後使
人約之道而不可離古人爲學之有序者也愚以顯
蒙唱古賞音仰先生之學知先生自道補亡之不近
傳之體故我發出狂述補亡是余罪也其辭曰所謂
致知在格物者敬尸洗心格知庶物之故以盡精微
而謐故知新矣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能格物而
得其則物皆爲我之備不能則物反爲我之蔽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故君子之致知也先其近而後其遠即其常而達其隱也故物不可以不格知不可以不致知如此則知人知天不迷於善惡之幾不容不爲善去惡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讀心經

不佞讀心經求知古人之學而不可不先知在我之心之爲物故乃姑舍言學而先爲心之說曰夫心者在人臟内方寸之地實儲理氣性情之器名曰神明舍精神魂魄萃一舍靈變不測火之精也主凝湛而喜活動識有無而通幽明所以制使百體而流行萬

方此天所命之明德而萬化之主也故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性者天命之喜怒哀懼之理也情者喜怒哀懼之事也情之動也謂之意心之之也謂之志志意之使也由於氣以舟車喻之性即舟車之理情如舟車之形意如人使舟車志如舟車之方向也故性無不善而情遷於物則未必盡善意志遂有善不善其號名殊而無非出於心者也天以於穆之命無間流行而莫非理氣之所爲也理氣乃太極陰陽五行之謂而無形故磅礴孕毓著見形質然後得見萬物之爲萬物夫有理然後有氣然

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得其通者人得其塞者物故人獨全仁義禮智四德之性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四端之情而物則其知利害動息與人相近而至於具衆理應萬事之妙吾人所獨也蓋太極生兩儀於是動靜體用生而在人心者其體廓然無迹同鑑空衡平其用林然無壅同雷驚蟄作有主宰行令曰天君天君南面聽治而順理萬物則彼不思之耳目口鼻百體供職而歸命一身安利天君下堂逐物而悖逆性命則彼

不思之耳目口鼻百體阿意而助虐一身危害其機皆在我而非物鑠我也故無息之誠不息之敬可以導天君於善德性問學交致其功皆於至善之地而止之萬事萬物處得其宜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彼佛氏之惡物而欲盡去之者不知性無內外也滅西生東無時可窮者物也故天地普萬物而無心聖人順萬事而無情我能以物付物物至順應則我亦一太虛有何私意於應物乎故此身形爲倮而心爲天順造化而止耳若徇物以利失其天則物反爲累如水火資人而失則蹈而死也故食色雖聖人與狂同欲

而其間自有理欲之分取舍存焉而食色重於禮則亦有錘者焉凡人見必利害不顧心之傷義而輕赴夫干越之劍寶而匣之不輕用以其或傷也心靈之重不啻干越而重輕相易此神明之局於私而冥冥矣故知道者減食色之私以合理而識其時動其機此大丈夫事也然用志之分其族如麻不能涵養隨斂隨散所以從古聖賢敬常戴心日乾夕惕而明我心其聰明睿知之生與夫事天治人不外於此矣孔子孟子之沒人孰不有此心而不知內求明德不明漢儒雖有拾經於秦火之後而未聞有心學之傳獨

宋儒濂洛關閩諸夫子遥挹鄒魯傳其心法用明大猷於是西山眞先生慕其道而明其心采聖賢心性收養之方以爲吾心受用之地首之以精一執中下及尊德性齋銘並爲三十七章分爲四部書此自警自勉之資而爲後學治心之寶訣其意甚摯但所采儒先發經傳義者姑開端而未大備學者猶迷所入之方此程篁墩附註所由踵武而備引也惜篁墩心迹有可疑名鸜鵒之刺亡其徒知而行不及之失邪或曰厥初傳心之法止於執中一言而足復演以人道精一已詳矣又况在今支離乎千言萬語者哉既

自汗漫實難綜理衆說而得其宗此言亦似矣而凡學者人品不同其悟其詣各有淺深可於衆語之中擇其合我德中我症者爲吾心之嚴師藥石而唯貴近思不可鶩遠也此與近思錄相爲表裏而若無向學之心所謂千言萬語無一概於心尚何有治內之得緒乎不俟於此書口耳之而已譬如登山索魚魚不可得而及今墓木已拱殼存神亡百事昏墊猶自强顔開喙妄叫狂僭之辭寧不愧心哉

伏偃

伏偃之大蕩蕩茫茫其形無窮安放首尻上下四方

其里幾何日月星辰其徼其形何以識之晦明寒暑者
來去倏短安所分焉風雲雨雹虹霓霧露霜雪雷霆
孰主張是天文地理或爲禎祥妖孼何故焉五行出
沒與夫旺衰有何道與曰一生二以至于五而分爲
陰陽淸濁皆無爲而無不爲其輕淸者上爲天而行
陰陽所謂道也濁重者下爲地而賦物象所謂器也
天地合精萬化紛紜有生者形者聲者色者味者生
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
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
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

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爲之職也其能柔剛短長圓方暑凉浮沈出沒玄黃甘苦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天地之道旣如此而其爲形埒也天麗地形地著天氣天地皆得一以之淸以之寧而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仰其蒼蒼者木土之氣升而結之用垂象於高有三光也四時也度數也雷風也雨雪也此積氣之成於天者也俯其膴膴者查滓之氣降爲積塊用載物於卑有山野也寒暑也水火也金石也動植也此積形之成於地者也古人曰天之爲性有如彈丸朝夜運轉北高南下其樞紐

不動之處也其轉也實無形質但若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晃則自後升而趣前旋轉無窮無有已時或曰天左旋而日月右轉天旋先晃度月旋不及日度或曰日月行日遲月速與相戾也或曰日月東行而天西入海牽之以西如蟻行磨上磨右旋蟻左行磨疾蟻遲不得不西明祖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

漸過而東由此觀之則是右旋鍾惺曰數語洗盡從前天官之誤吾未卜此言之可徵與未而獨知昭昭之多也測之無量時之不盡而機緘之動自然而然如我呼吸之不能已分數至精分積爲刻刻積爲時時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與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終始相繆乃化生萬物而在天之五行卽地道之順成者也古人曰地之爲形東於勁風旋轉之中而東南傾崑崙宅中黃也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天包地外如卵白繞黃天地之外爲水而水之外是氣也或曰天外無水地下是水吾未卜此言之可

微與末而獨知撮土之多也測之無垠載之不重而博厚之德自然而然如我體質之不有虧而脉絡盡賅博厚之內派之爲溪江柔之爲土壤堅之爲金石高之爲山嶽皆受五氣之行而人物走獸飛禽草木昆蟲魚鼈在其中者因氣行而生於土在地之五行即天氣之流行者也望天之粲粲者亦積氣之所成也日者衆陽之宗月者羣陰之本也日月有數小大有定聖功生神明出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神莫神於日月之精神也人以天有文地有理乃爲俯仰之無可憾眞聖功也我獨以天之行時地

之形物乃爲無不知無不能眞哲匠也或曰日者徑千里椎以星落爲石之如杯則非千里之大矣而月之大班乎日日爲火月爲水其性也或曰月山河景也有兔有桂而素無其光猶一銀丸日耀之而始成光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假若神人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見其全明有如望矣蓋兩曜者天地之精神而播萬象者也萬象有親上而其行立者有不能親上而其行橫者有親下而倒立者無不隨天地之化以生死之而獨金石泊水與天地並生

雖托於地而不隨化生死之乃爲人所取用也凡此天地日月之精皆發古人所推測而非於吾身親見之雖咫尺之事傳聞者多非實此上下相隔之無窮處何可盡信哉然以天文圖所列驗之已往之跡不相乖異故志此所聞以俟來哲或曰下土山川之精氣上爲列星而不貼天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一萬一千五百或飛或流或奔或隕實有度數之可指也東方蒼龍七宿其屬二十七星七十五度北方玄武七宿其屬二十五星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西方白虎七宿其屬五十一星八十度南方朱雀七宿其屬

六十四星一百一十二度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故周天積一百七萬九百一十三里有云九百巳下當爲四千里也經三十五萬六千九百七十一里地之大以周天之數而測之也亦有大章竪亥之所步地里而不復稱之或曰從地格天十一萬餘里或曰萬五千里或曰萬里者九之孰可正之乎或曰歲星東方木星十二年一周天熒惑南方火星二年一周天太白西方金星一年一周天鎭星中央土星十八年一周天非如日月之日夜不息也太陽之行有度數於周天者

五行之十二辰而內包二十八宿周一年則成二十
四節月星當晝韜彩其行度沈浮無間日夜沈則爲
水浮則爲氣此三光出沒之道也一晝夜日行一度
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
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
歲十二會方會則月盡光而爲晦已會則月生魄而
爲明其弦望晦朔分庚丁甲辛丙乙而言天地始終
之數則壬癸之配甲乙也數始于一一生十十生百
百生千千生萬至于億兆京秭垓壤澗正載之不可
盡而陽數奇陰數偶故天起於一而終于七秭九千

五百八十六萬六千一百一十秭九千九百四十六萬四千八京八千四百三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兆地起於十二而終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萬億其經天日一元象年月十二會象十二月星三百六十運象其數之日辰四千三百二十象其數之時天地形生之數若是其大衍而始終不出于十二會是一元也夫天體北高南下故夏至之午日近子去地遠而出速入遲故晝長氣熱陽氣方隆也冬至之子日近午去地近而出遲入早

故晝短氣寒陰氣方盛也然陽生於子陰生於午其道浸而終相推長壯老死各有其鄉而變化順矣於是萬物得其眞精以成性質有血者液者而血者目木耳金心火腎水脾土五物假合同體爲所用之備以視聽食息此五氣之無處不在也夫五氣行地中爲生氣噫而爲風升而爲雲降而爲雨龍或成雨者水物之出與陽氣交蒸而然耳非龍常致雨也雹其陰陽交爭之打破也蜥蜴含水土之爲雹然此謂一處也雄虹雌霓雲薄漏日日照雨點則成霓者與雷同氣行而激曜爲光乍見乍滅爲雷之鞭也霧者陰

氣蒸而布滿也露者濕氣之降也霜雪者雨露之寒凝也易曰鼓萬物者莫疾乎雷有五雷十雷三十六雷之別雷陰陽相薄而爲聲與日之暄雨之澤風之養並爲生物之助亦莫非教也霆者陰陽所激之聲而甚者今人驚怖雨中有火能燒物能破山或木石此疾雷也夫天文地理有時乎變常而呈禎妖以示人有說焉我聞上天仁愛其所生之物如父母之於子故天子者主下土而政有所美萬物得乂則天賞之以祥使彌勉焉政有所戾萬物受殃則天罰之以灾使警反之雖於匹夫亦有禎妖先知之天之子民

如此矣然此古人之糟魄而尺童所知言其不必言
至如五氣生死壯衰各有其鄉載于前志吾不欲開
冗矣獨心不厭於言陰陽之行化於天地之間夫天
地之化虛而不詘動而愈出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
所萌窅然無形無聲而可行已信雕刻衆形而不差
毫末玆盈天地之衆物必待此之至而出亦待此之
反而沒其出其沒一係於彼大哉造化之偪權也不
停其機不失其度迫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終而
斯須不息乾健無疆見其乾健之德能輸坎離二形
而終古如一也見其旋轉之跡有涯能畢周二形於

一晝夜之間也見其至誠不息能高明能博厚能悠久也撫河洛之圖書而觀二五之所起伏則運天地於一掌而萬類之所以興滅存諸心視若在手生身矣於乎萬類之於五行惟天命之從不翅於父母其生其死不可悅惡死生猶可忘以順受況下此者乎故人之於五行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不順不逆者得失無常知此者可以言天地之造化也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一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二

荷華編　　內篇

顧天明命頌 幷序

天有精神能行金水木火土五氣於地而甚詳於分數淺深次第以爲物象性情始卒之道夫衆物莫非天所命之受而人獨全五氣之理爲仁義禮智信之性其寬裕溫柔足以有容非屬木之仁乎發强剛毅足以有執非屬金之義乎齊莊中正足以有敬非屬火之禮乎文理密察足以有別非屬水之智乎仁之端見於孺子入井其心怵惕而仁實爲主於四性義

之端見於嘷爾不食而辭讓是非人皆有是心則可見其禮智之端也天之所以命人以德性者如此然四端之發也微而利爲之爭斷喪之多故微者更微不克擴充也凡血氣之類皆有爭心爭在利利不可强而道可張也如欲道之張思誼爲愈誼者利之反也蘊利生孽故有所爲者雖廬墓割股利也無所爲者雖甲兵錢穀義也故利義之分起於一髮而終遠千里可愼者在微故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其可驟乎故道非一朝一夕之可知可能而悶悶難成如嬰兒之長不可以登天自晝而怠於進取也

棃棘生時酸澀不可口到熟甘美道之積仁之熟此也爲惡者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也辨之早而防於微惡何由以成乎若夫不知在我之取舍如此而不如此其藥而徒問何由得如此其溷則是騎驢覓驢亦何益矣惟誠明之致如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其不早辨不足言矣故君子務內其心之在外入之在內出之有以養吾德明吾道而終天年道滿天下而不爲多斂一身而不爲約不以外物而爲得失不以一介而妄取與其不求也如新生之犢而怨尤不萌於心寧其身

之困悴而不擢其性靈及其不以道得之富貴則不處貧賤則不去其心可近於愚愚然非身親體道何以知之安之後世惟夏侯文寧之女令女暗合此令女曰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雖婦人一端之發而非仁之全體惟仁之體當如此求之也昔楚恭王亡烏嘷之弓曰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後可矣仁之道大益大矣雖然不知配義而爲之仁則或近井有人之溺豈仁之情也哉故雖日行仁而不知仁之情則道

不見而愈失眞必有眞知而後道未失眞知如聞張巡之言曰南八男兒死耳不爲不義屈人聞之有全然無事者有感愴動心者知有眞不眞也眞知者可知道之輕重而權重於經取其重而用合於道經則經無莫無適惟義與比溫而理威而不猛强以居之切磋琢磨以成之董之以五達道而致之以三達德不凝滯於物而收之卽靜動之斯和國有道而昌言足以興國無道而默如金人緘口故舌是斬身刀君子之道誠有是也然日月跳丸理義無盡可以若將不及求仁得仁可以不徐不疾取用中正中正者道

之極也小無內大無垠不拒愚不私聖求之則至不求則遠而藏之爲德著之爲義費隱雖分顯微無間然鳶爲魚飛躍其可容私於一毫乎勿正勿忘其可或忽於一息乎故天下之理各有一定之則而天機之動莫能隱其妙所謂道也道者如春生秋殺日來月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大者也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者之得所以坐進此道者何也不曰道問學尊德性而察以體之者耶君子於天下事必身親歷過然後更省其理使知行兼立不敢放過方且道之尊之之不暇豈復役志於過戲乎過言過

動非誠心也凡過多出於輕故輕諾寡信輕施好奪易樂多哀多易多難不思而爲者多悔而不改過過猶在也戲者有害於持志養氣之功而多入於敖敖不可長而誠惟一之一之則道易知而勇可致之勇之於學亦大矣曹劌曰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欲移戒於學者勇發有爲終能不懈如一鼓之作氣不繼以衰竭則一於誠而思道專也昔有燕人長於楚及老而還被人欺而哭非先人廬冢及眞見其廬冢悲心更微此誠心之難繼也是以其進銳其退速以其不及妙悟鳶魚之道者也施諸事

業亦何莫非誠心之發乎故陵厲頓挫之而乘其感慨奮激之氣則人效心效功不然則雖奇人亦何自見乎然事業之施待彼而問學之道在我則在彼者自我生而猶不可敢必待時在我者自物生而猶不可易必察機也道不可見而因物感變得見其心故張旭學草書見擔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娘舞劒而後悟筆法若不常自留神於筆畫安能感物得悟乎操末技猶若是況言道乎惜旭之不移此於道也天道昭布事理而至精至微天之穿之日夜無降而人塞其竇不及則罔過則淫世寡中行每失其眞矣

然道不遠而在吾心求子求弟勉吾不能惡左惡右毋以相交恕以明德無適不爾則此爲忠信而因知道之情以知其性矣夫惟聖人生知安行其所爲自非勉之故聖人無性可言亞聖誠之而知其不易故常言性使知人皆爲率性之道先儒知人之有性者不能皆有道故始舉氣質不齊之論此道愈難而言愈出以定人也夫道有難易有淺深先其淺易而後其難深知所先後而百之千之不能不措則得尺得寸皆爲吾有而變化氣質雖愚必明故爲道者學問之餘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俗事是實行莫

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是俗事實行俗事非
其二而特以所存者不同耳及至精微固宜加以心
之官而不可以視聽求固宜體以踐履而不可以知
止得然無知止以何行之其知也雖出於天之性亦
必存心於端莊靜一自身心性情彝倫以及天地萬
物無不究竟知其所當然覺其所以然使事物之表
裏精粗是非得失瞭然無疑者實賴於學如讀書而
講義理論古而明取舍應物而處當否有如寒之而
求衣飢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不獨自用亦宜好問
多聞闕疑溫故知新復自得於靜夜之思而能細其

心以去其麤必期其一不貴其次如思之不得思之
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神明將通之而亦有不可
思而得者如用事之辭不見其事此非可問於人者
乎學在敏而求之若將不及可見山九仞而井及泉
謂學無暇者西家子之哭母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
不哀西家子歸謂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欲其
死者雖死不能悲哭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不暇學而徒以智力求之者亦何益況并與智力而
棄之者復可言乎故思學之於爲道能盡其善則爲
聖爲神雖下材能此亦爲可取之人也聖神之去常

人不翅千百而身雖善養其美大不能十倍可見爲
心功用之大初無限量也思學所重在行故知行不
偏如翼如輪殖本而自强殖學也本道也日夜滋之
不失養本則毫末之木可成合抱苟無其養則毫末
之木困於蓬蒿而夭瘁故涵養省察兩摯其功尊德
達道保天之命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豈非毋貳爾心之謂乎余曷敢不于天人之分明以
辨之余曷敢不于天所命之性攸受休畀是以君子
父天母地孝思無違其用心者匪懈亘自夔夔天高
而局地厚而蹐交修外內盡性及物其窮理知化見

理猶物道不暫離以日則子而亥以月則朔而晦以
歲則春而冬日乾夕惕斃而後已則異於外物之不
可恃者或寄或去也外物寄去不可以意爲之而非
如性命之自我得之其性命之得非謂强括而乃謂
悟其妙者也不知求道者性命在我而靡之以利如
奴隷之不得爲三公也若夫安仁宅之廣飽義味之
甘服禮文之華佩六藝之美而性發爲道道由於身
而身不離道遵若四時知若傷虎好色惡臭爲其取
舍則物不得蕩止而不變此知道者萬古常然而不
可易也孰爲此者君子之知天道者也頌曰

天與德性具理而明五行咸備四端感萌發如機括
各有其隧尋緒求原大猷可致私蔽其間知誘物累
遂喪天命易明以昏昏而罔覺幾何其存然時見明
晦夜點火點火易息抱薪乃可時見之明敬爲火薪
果若致敬明明通津初雖有危眞積得馴眞積之功
非誠曷臻月庚至甲圓光乃純近出寸心遠應絶垠
時已化常乾道日新達人知幾眷命不怠體乾九三
慮其有晦全明著見卒乃赫赫德合自然應物無迹
生樂死寧聽天攸役

宙合頌并序

分刻時日月歲六者自成端末相巡不寢亘古常然極天一德故朞有三百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功歲功成乃見於寒暑草木之變化故滿一年即天運之訖而更始之還也歲之分至啓閉所以立二十四節也月之弦望晦朔所以立三十日或二十九日也日之朝晝暮夜所以立十二時也時蘊幾刻刻蘊幾分分積而不怠以至成歲此不自生而能生不待議而皆是無間其數者谷神不死之故而全三極之道也道在一而分爲二二分爲五五播爲萬物也五之行也不離於物物時時而有生克之理故水生

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此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成乾男坤女之道二氣交感以生萬物變化無窮也五行之土爲本故有土然後四行行之而土中有土所以行之者乾而成之者坤也乾以高明配坤之博厚爲萬象之本然厥初天地亦由五行之氣而有形故萬物不能外五行也天下萬物之中稟血氣者有魂魄臟腑故視聽呼吸飲食動息知覺好惡聲音人與禽獸相近而禽獸之生受氣之偏塞不能全人之性也人受天地之正故爲萬物之靈而具仁義禮智

信之性發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人之有是四情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情於我者知皆直而行之不失其本然之天則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至於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有天地之心故能應萬事而成萬物然梏於形氣之偏而有所不齊化生之初値陽氣多則性剛値陰氣多則性柔而躁暴忿厲剛之惡狡譎姦險柔之惡也如火性之燥水性之潤金性之寒木性之溫土性之濁無非氣質之偏可以治而去之故氣質之性君子有不性者

焉形亦梏於稟氣之偏而有所不齊化生之初値粹氣則美値濁氣則惡然德可以改其惡而光輝外發矣人無美惡同得天圓地方日月土石溪江草木呼還吸寒之象而身有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一日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八百一十丈而親乎上鳥獸昆蟲不親上不親下故知覺動靜血肉軀殼有似於人而竅有八九之異形與腹內之物有多寡之差性如其形之別然遠過草木之親下不能動也草木雖遠於血氣之動然幹近身枝近肢皮近膚葉近毛液近血精近骨實近皃而有生老病死之象其與

天地並生而不可移者金石然石有時而泐金有時
而發亦有被人力之動者也植物雖無知有靈者芳
者比之惡鳥猛獸不亦有間乎鳥獸雖偏性有瑞者
仁者比之厲人鄙夫不亦有勝乎夫物之有血氣者
必有出沒吉凶之理誰者可免焉故禍福成毀氣之
不常生老病死形之有改故曰道生之育之養之覆
之天地之情盡見於一年之運化而本之則人物之
生必因陰陽之運化其運化在理氣之配故有是氣
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理
氣之流形有胎卵濕句之分而一物之受形惟道大

費刻雕大致工巧衆竅毛髮爪牙鱗甲羽翮枝節皮
葉花蘂縝密完備而血氣之物必有心心之裹者身
身之裹者衣服鳥獸之羽毛猶人之有衣服衣服之
裹者家家之裹者牆籬果陏亦近於此則所重在心
而今人多以不善役其心以美衣食宮牆豈道也哉
吾不知誰之子生物無窮不失常度乎宇內物物形
形其麗不億區以別而分色性雖古今之變千萬里
之遠每每畫一各守其天誰相告語而不必相違哉
至大不脫至小不漏宜若不勝其勞而不知其勞宜
若或有其忘而不至其忘吾乃知自然之道其爲物

不貳故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陰陽之功用莫測也
夫陰陽者動之大曰太陽動之小曰少陽靜之大曰
太陰靜之小曰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
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矣日爲暑月爲
寒星爲晝辰爲夜寒暑晝夜交而天之度盡矣水爲
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體盡
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
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變盡矣雨化物之走風化
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飛走草木交而動
植之應盡矣草木得陰氣飛走得陽氣草得陰之陰

木得陰之陽走獸得陽之陰飛鳥得陽之陽故獸伏草而鳥棲木然獸有得陽者猿猴之類是也鳥有得陰者雉雕之類是也草木有陰中陽陽中陰而人獨全天地之正故雖有氣質之相異而非如鳥獸之偏且塞也鳥獸愛子而育之豺狼慈烏孝於所生蟻蜂有君臣之誼而雎鳩有夫婦之和鴻鴈有兄弟之序而鶺鴒有朋友之情終無人之兼有五倫之行也物之性也如此而物之形也均故兩其足者傅之翼無其介者戴以角然鳧脛短而鶴膝長蛇無足而蚿衆足及其用之一也故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蜾蠃

無子而吾多見其形也螽斯百子必一而吾罕見其
羣也物之形也如此而物之色多有不同或受正色
或受間色故木青火赤土黃金白水黑者正色而土
之黃克水之黑則驪火之赤克金之白則紅木之青
克土之黃則綠水之黑克火之赤則紫金之白克木
之青則碧此間色而盡天下之色也物之色也如此
而物之味多有不同有木酸火苦土甘金辛水鹹而
間味多般見衆物之性形色味之出乎五行而知萬
象之理大哉五氣乎稱五帝而有五官機緘之動日
夜不息形而上者也散於萬物萬事而無不知之故

天地一五氣也物與我亦一五氣也形而下者也故
達觀顯微同視而道器象數一以貫之主其無爲而
四者不召自至正合位序天不變道亦不變五材之
道孰得間焉其合變之迹亘宇宙而莫知所終若之
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
應若之何其無思邪無以相應若之何其有思邪淵
乎自爲萬物之宗其應無盡不可致詰而體物不遺
此無象之象而繩繩兮不可名自然之道也自然之
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相勝相推
而變化順其道不過曰故也然則天下之言性也則

故而已矣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彼天之
高星辰之遠猶爲曆象其度數而得見五氣之布散
萬象而莫不有數故龍馬負圖而太昊則之洛龜背
文而神禹象之此天數之先後相爲表裏而聖人偶
因神物起數雖如樹木亦可見數矣萬象之數皆在
於此而人之德性可以此言之性率爲道亦可以此
言之吾迺言之曰道也者吾師乎古之聖人有昧爽
丕顯坐以待旦古之聖人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皆以師吾師也吾師乎吾師乎鼓萬物
而不爲濫著萬化而不爲功𩐈萬物而不爲義澤及

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萬物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天道也性與天道夫子罕言而後賢猶言之今拾所聞以言然疑作而猶不能已乃作頌曰

形而上下曰道曰器道行器貫厥道伊何旣文而時至精不差厥器伊何旣理而物極巧不訖處誠無息相推陰陽往復有常萬象變化妙觀一年收散歸全初若不知謂無所議卒見聖智莫之或違終古同規無爲之爲惟此無爲天地攸根衆妙之門無聲無臭玄微寧論綿綿若存靜專動直萬類寔繁功成反源

至人密移日夕乾惕與之偕適五行在心施行于天溥博淵泉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入於非人

符訓

天之性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尊女卑而吾旣爲男二樂也人之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而吾今年富三樂也挾此三樂而有久視之寶可不寶其寶乎凡天下之物有天下莫載之大而自吾視吾身我重於彼故設左手攫之而右手廢或左手廢必有天下以此號之於人常情不可以易之況全體乎是寶莫重於吾身也其有好趨利輕犯義而忘其身者可

謂知其寶乎雖有身乎亡此一心不別木石之頑百
事冥冥此身之不可不寶者心也雖有心乎君子欲
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而重其天理不以死易是心
之所寶亦莫重於天理也然則身心理三者皆吾之
寶而理其宗君子欲不失其宗禮所生也故此一心
鍾天理而不離者盡人之道矣雖在物干越靈寶寶
而柙之隨侯之寶珠不彈一雀心之靈寶不翅彼二
物使不虧其明能體純素知寶其寶者也彼役於形
氣之私而放人欲滅天理者不知其心之重寶者也
夏癸殷辛貴爲天子而今謂人役曰女爲癸辛必作

色不服伯夷原憲窮餓其身而今謂王公曰子爲二子必變容而喜然則人莫不惡惡而不必遠之人莫不好善而亦莫必爲之以其不知去就之先明其理也故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人之所醜而有餘者惡也若益其所不足而損其所有餘則理自明矣古之聖賢雖死其道布在方策而可學善爲之也誠如羿之於射造父之於御得其鉤决轡銜之妙用則學極其誠明而道極其純粹可及曩賢之踵武矣彼清節之士威名赫赫聳動天下而槩以聖賢之旨疏稗可分而獨樂叟文章德業得蓋天下而識見不高故

二程累將理義發之後猶偏執固滯此坐才偏模小不可謂有學也世有鴻儒鉅生識愈多而心猶窒望愈重而德猶卑驀爾外感以動其心而動欲合禮禮爲狼胡暴慢之容鄙倍之氣欲禁其妄而如水投水言動之間不能不出是以蘧子冰肰而醫知無疾行人目動而人識將遁晉客武色而人審用兵與理爲二安能庇也故君子之成材也若木就規矩木循匠氏之繩墨而榦之無遺恨方合於用此心之不可不天合也天者吾所出之父而萬物之所以爲出没者也不言而行無爲而成聖人合其德君子勉其脩小

人悖之凶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造兵革或興太平四者之兆各以類應皆心之用而不在乎物可驗天理從違之迹也然人多舍其文軒取其敝輿舍其采繡取其短褐舍其梁肉取其糟糠其所行所服所嗜共失美寶心之不養卒致此也心之爲物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而周流無滯如其不養則已養之有道善其損焉懲忿窒慾善其益焉遷善改過而敬以直內爲脩身之敎必以戒愼恐懼爲其持之之本義以方外爲明德之序必以格物致知爲其明之之端其持敬明義之功動靜相須合之於太極則知天下

之衆理無不一貫而心得盡理量如江河天地而明
如日月鬼神天與之心德純一無僞而衡平之正物
不能間忠信篤敬參前倚衡四有五辟不蔽良心浩
然正氣儲于方寸動而爲道行而爲法所以德被羣
方而人莫之先萬物備我而所應爲義故學可博古
通今無物不知道可幷微包顯無時或間有如淵泉
而時出之此其心之眞樂非如外物之樂也斯人也
之德也民莫不說或生戎疾尺霧亂日非德之賊也
夫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故薰
蕕不同器而陳人自遠然言可遜而行可危以免邪

世之亂者周于德也雖非遜言之世何必語刺刺而駟不及舌遽溢美人溢惡人乎揚人善猶其可言人之不善我皇多有之故吾於人也誰毀誰譽但欲幽顯闡微以盡實而不欲徇名以失人也人者萬物之靈而有元良之德是以大雅君子不可萌易人之心視之以善見其人形貌而亦不敢慢勿背塑像惡作俑而况好言無好人乎可以私喜怒而斷人之平生乎可以利欲害人而撲滅天理乎人情易發而爭者忿怒爲然血氣莫甚焉易發而昵者利欲爲然食色莫甚焉人有一朝忿而忘身君子不忘身而忘怒觀

理忘怒公而觀理順人有鷄鳴而孳孳爲利君子寡欲以養心寡而至無寡欲寧而養心明忘怒而觀理故怨尤之心與血氣之私怒俱息而不責於人寡欲而養心故貪利之心與食色之私欲皆輕而不羨於物然或此心以忽邪穢易乘余觀苗莠而知其難也播穀於田而未幾見之則苗生莠亦生彼芸人之田而不耘其田則莠長苗消卒爲荒田雖鋤之而鋤之鹵莽其實亦鹵莽而報予必熟耰而永除衆穢培壅苗根然後蕃碩有秋故其養心也以敬爲鋤而耘其私欲雜慮之如亂苗之莠減裁衆私然後天理

流行於日用與天爲一若心失素養而不得其正比稽田不易草草猶難除況心之出入無常而易染於欲者乎神龍雖靈變不測而有欲故人得致而御之唯聖人無欲故天地不能易而雖遇禍難身不危敗不翅無欲而意必固我削平蕩釁一日萬酬莫非天理若有一毫私瓺所行難善何以合天地之德乎人心有所蔽而不能適道者自私而用其智學者苟師聖人而不可思其次也思其次則自遠於聖人之道而賢人之業多不能追其謂心學徒華言而非其天矣

箕子贊幷序

中州西北之崆峒者名聞天下而爲山之最雄者也逍遙數萬之程東入于瀛爲白頭山白頭之陽峙流縷分玉潔龍翔順隤東二千里而圓海環之狀若蓬壺素稱山水鄉故水莫大於鴨綠而山莫奇於金剛中國書謂天下大水惟黃河長江鴨綠三方中國人願後身生朝鮮得見金剛然地勢與華而隔風馬牛之不相及而自古名之曰朝鮮實東夷之國而民俗蠢頑上未有敎民之則也自邃古定有爲首而無上志之詔后蔑跡可口或謂夷有無君之醜焉及陶唐跡

始彰有神人檀君降太白山檀木下而君臨乃堯戊辰之年王儉政治之升沉猶未之尋也而禹治水之跡亦未之格也後千有餘祀天眷日出錫箕子之君河清千一也箕子子族諱須臾殷三仁之一也佐殷爲父師而封之箕當狡童之亂王室如燬微子去比干死夫子亦欲與國同死不顧行遯佯狂爲奴以忘諛被受之囚將待金木之誅易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亂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箕子之蒙亂而正其志也三人行雖各異其仁同達而或曰從箕子視比干則愚從比干視箕子則畀何其見之狐疑乎武發

殺殷賚九州命名伯釋箕子因訪問大猷箕子欲不
失洪範九疇則大道横流欲失則滅我之周也然難
以一時之嫌廢萬世之休爲王失之首尻俱捜以周
王之智而說箕子之自脩不容不相周以啓其幽也
卒乃抱典籍而遠周鰈域竄身似太伯之倫余悲其
惻怛之仁矣周武王克商元年己卯王聞之不敢臣
因所在而封之以爲賓遂都平壤以治民說者曰殷
師有正蒙難法授聖化及民大人之道者三正蒙難
法授聖旣如彼不懟而化及民於日出功可採也夫
子以皇極之道大易之術臨蠢兹之小邦條敎民之

列八漸民以仁義契缺邪虐如飄風之旋蓬時雨之化物拔獷俗而樹禮讓釀文明而覆慝姦夷變爲獻陋易爲嫺以爲聖人之氓啓後流聲至顯哉爲君也其於東國撫民旣勤矣而著無疆之勳近似伏羲堯舜之創造成物被髮左衽之風易而文物衣冠之制作噫海國之人雖遠華夏天性均賦不匱故自夫子之居亶然不與仁教相異聖人所謂何陋之有者果正議矣故在漢言仁賢之化在唐言君子之國宋朝稱文物禮樂之域故倭人號東夷爲小中華者秋毫皆夫子之德之加也始東人甚相殺相傷相盜不可

純以文德去其昏虐既施禮制兼峻刑法殺用大辟傷用罰之穀女子盜人貲沒入被盜之家而爲婢男子爲役以五十萬聽其自贖雖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禁罔既峻且明而德化先自醇和無累既勝惡子漬淳之肆而四方風動禮義光備是以民止相盜門戶不閉且也民以籩豆爲善物婦人貞信不淫辟至今民俗猶甚惡賊詈人必曰盜賊蓋以爲莫大之戮也我東之國賴夫子丕變陋俗而夷語猶昔豈不以夫子之心爲大綱正道既植餘事非急且新化繁興慮以小節梗民之慮不以華易之也哉嗚呼夫

子之於朝鮮爲正始之辟而仁義之澤今猶赫赫何
幸聖經所載仁人得御域外東土之窄乎此有天地
以徠曾未有之奇而變夷用夏世以爲垂當時親炙
仁人者得接其儀非直晃暮千載而萬世一時今鯫
生數千載下而相感以至精敢不念君子陽陽遺烈
甚皇之哉夫子風敎之茂仁民之惠可與天壤共獘
宜乎子孫保之傳緒奕世而復使異世之王崇德報
功社而稷之繼世而不窮也惜誦而致懸贊以敷臂

贊曰

碩人鼠憂國亡見稷進退疑惑晦明得正合易不忒

伯昌同德啓道移聖九疇是張坎離垂光海褸迴夏
禹跡未嘗投身爰藏天子命女尹此東土寔爲民父
樹條抑妄整厥網罟畏犯若虎化流同春萬物爭覩
樂育鼓舞旣治而敎允師厥功民若降衷家絃戶誦
俎豆迺崇斯文有凰夷而中國易僞以忠芟穢弋中
世變金火俗縱隆汚餘澤可覩事向包犧功追唐虞
卉服爲儒九有可平監挌彈丸何勞勝殘一軀之德
終天不寒血食與旻

王道表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民者宜若王道之不

評然王制許民後秀使入學而與聞王道先賢程頤十八陳王道丁此王道之顛沛正宜捄正之早地下臣忘素位之沈滯杞憂悄悄刳肝書表去新奇陳言是矯玆以指天爲誓仰懇于王京上帝曰雖以仲由之賢受聖人之哂於千乘知方則今論道及王甚自忘然三代下之天子猶有彼善於此而純王則死至元乃春秋所外之遠人泯夏尸民神致華夏之被髮左衽實無前之變之甚者也嘗念後唐明宗曰某胡人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彼以胡人自知胡爲生民主之非倫況不胡人乎今華夏無前之變勢已存

而純陰之亂運煽亂極思治之心不可禁時自沈吟不覺發之口無非古王道之守也雖然君子素夷狄行乎夷狄無入而不自得者有得何惡夷狄乎顧上帝來者命世運之通塞果何出耶王道之心於斯爲極亂極思治亦於斯爲極故狂者嘐嘐之志不能黜舌是出爲王道備根天理而驗人事自我始而及其類凡首尾終始八千餘字此王道之所自也方今所急在王道之設夫生安飽煖人之所欲故王道絜矩是勗而世主多以威肆虐以王道之不晰也嗚呼天生烝民有欲易及於逆逆而不止易及於殺惟天生

德俾乂亂迪表正萬國也咄哉王明斯晦明新其杜
喪其爲民神之主而邦本日瀩姦臣干紀而王政大
弛甚則爲天下戮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故王明之道
必以主一愼獨爲的有以明明德有以厥中允執建
其有極而致位育自古王若茲玆惟后德矣然後全
六德九德而得勵翼之弼明九經之道皇極之訓而
皇帝與王之治掌可運矣三皇之世如春之澤五帝
之世如夏之燠三王之世如秋之肅至於五伯之世
如冬之烈如秋之治已不若春夏之治如冬之治君
子爲卑吾亦不知也君若知此體統而帝王之道是

用則命新時雍之頌人皆謌矣后雖聖臣非賢事不濟功必替故后逸於得人以器使如身使臂臂使指藐然一已能使天下之民無一夫不安其所止故后視天下猶一國之民視國猶一家之人視家猶一身致天下新而身安意伸非得人何至萬方之協和若春乎故上之生於心而發於政者一然後下之所和者不雜臣姓莫敢玩其法故曰一人定國是以善用賢者同人于野而爲之下與之育天民撫諸夏是謂不爭之門是謂百福之源可以行先王之道誼而務赤子之撫字循天下之輿望而察窮民之困瘁動以

誼而不近利所先者正誼而綱紀罔墜則德無偏陂四表光被夫邦有五官分治列位人功大小千萬其異摠歸于誼一一課試而或非誼則君子之所棄也上好誼則下有甚而莫不悅於誼以恥利爲人臣者事君懷誼而事父兄者莫不懷誼則國不求利而利自至焉故誼爲名則得矣孔子之於衞輒以誼之正名爲急而漢氏無實德猶借誼正名以項籍爲弑君之賊討羽以素服然後綱自立而天下一故初服之所正若生子之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也故待綱之絜而自正目天下事可坐而伸縮也先正有司鄉官而

可舉厥職屬民以讀法然後民知所適賈師辨物則
貨賄均一權量不別則諸侯無二心之惑一不可闕
也是以明王愼乃在位無時不毖若一念不愼或貽
四海之生釁一日不愼或致千百年之累德夫一人
之馭之得失爲萬方之休戚況職掌之不事其事乎
大官臨萬宇運獨智而八政萬機一日沓至一猶治
之不易萬何善施心力之不能單聰明之難盡遍故
制爲三公六官百工分職以授使各奏功自天地山
川至人物小蟲見治於王以贊天工協恭和衷王之
有公諸侯之有卿象天之有三辰地之有五行體之

有左右而百官之屬各有所守自大夫至胥徒工役
所司每殊誠宜嚴厲是圖否則綱頹不舉而百工失
敍民隨失職而王事去矣故君之於臣有考績黜陟
官司之於民有父教母育自有統主而勉求三宅三
俊之才聖哲忠信之輔去其病國妨賢之姦邪虐譖
訴之慝則國爲國而衆乃得緩之則國不國而邪日
積故一小人主之則羣惡畢集一君子主之則羣善
畢集如傳馬棧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陳
無所施其直木先傳直木則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
陳無所施其曲木宜乎小人之使無遺育矣其次夷

人之徒縠者剝民盈欲國之削日臻故其臣雖億萬人不如憂國之一臣鄰也故哲王之培養士氣也使知義貴而强禦不畏不敢以千鈞之重壓卵於觸諱保之惜之使不摧折奬之假之使增聲價以至尊之盛而屈於寒士之孤節故士能激昂奮發而潔行脩業免置有賢而比屋可封及其待臣寔有容乃爲爵位以勸其從乃爲刑罰以威其兇懼其末也誨之以忠故俗無可訌矣至於行也務也和也强也威也所長亦徽而矯揉之機慮或其違古帝是崇納言明功故素餐空而見有休風其於君或可或否君所謂可

而其否臣獻其否以成否則臣有守焉君所謂否而
其可臣獻其可以成可則君無我焉鶴鳴子和上下
同德以減其過故掌諫王惡有謪戇降直諷五諫之
謗其忠言讜論足以芟除亂源苦節勵行足以聳動
天門而常有危難之言致君儆憂善心使存王昏不
若馴致常德此大臣之職矣后若好人荏弱而忌人
勁直則佞人若桔槔之隨人將順是急而小人日自
得其甘言美容足以惑人心曲小節僞行足以欺惑
聾俗而常有太平之言致君驕佚而怠心使發此小
人之惡矣古之小人狐而已今之小人儒古之小人

諂而已今之小人儉此皆有才無德有文無學潛姦匿慝辨姦難徹視古遠絶紫色蛙聲待時動詩所謂姦生於國時動必潰也其未潰也人雖及見肺肝與庸態而一人瞳矇見變而不見若以石爲玉旣以石爲玉遂以玉爲石玉石混迹邦國邪僻故人多醞藉而畏威莫敢吒或被其化𣪍者說炎薰炙以至乎有所假結朋以詐得志自用瑕心始顯而自作不典圖恍于正及其盈滿利欲益盛不能守靜故國不可輕以名器假人假之以非其人則田常子罕之事奄及君身矣故曰豪傑秉職國威弱生殺在豪傑國勢竭

當大姦之弄權肆毒人心離而天必降之孽當局而
迷者唯知國家自若不知顛沛之木枝葉未有害本
實先拔也故一宵人之病國充其欲非惟金甌之惟
谷而其身戮辱覘覦之徒一何不足哉忠赤之良見
宵人謀國之不臧忘身一匡反受其殃小投大戮身
世淒凉然凡此人性之直內自離心不服如川之難
塞其可免於敗覆乎或有君子勝邪銜勒小人而使
迹詘志遮則其怨毒之萌芽如炎風之鑠河潛蜮之
吹沙謀欲辛螫千歧萬轍其所由來者漸而時日積
如火蘊蓄不覺其發也浸潤膚受致君信誘而或惡

一家禍延九有以及于後此借螢焰謂將延燒難撲驚惑一人之心目苟非王明之學明其明德孰可不信其螢焰之惑而信其忘身之節乎故明王去其帝王之色而察下所言之直喜其道之自合不喜言之迎合也上或求言而以其言之不馴者其慍此鞭狗使近事可萘矣故受百谷爲川受萬川爲海君所受誨者多則厥德嵬嵬爲萬世聖德之無悔也然猶於衆好衆惡而深照其實不爲衆咻所動則無其失也若夫怒其批鱗而不覈僞眞好其合德而愚智不摘則智藏愚豪遽搖大器大器一搖調停不易矣故古

之明王不敢自是而求道於逆耳察言用中取人舍已至拜昌言詢木鐸置諫鼓立謗木俾人人有懷必達胥匡其失使人樂告所得其善之所嗜莫不洽然應志矣夫酒食人之所愛也而人相値莫不饋酹焉不吝於所愛者以彼之嗜之也使善之嗜之埒於酒肉之致嗜人豈愛而不遺其善善言之不展以未有嗜之者也若人主之嗜不在理誼而在荒淫罔有戒心直言莫容其兆甚凶古人曰武王諤諤以興殷紂墨墨以亡殷紂豈無衆芳惟盂圓水圓盂方水方也故上好下從若丸走坂人主一有所嚮天下草偃如

絲一吐偏重莫反故齊紫敗素而價千倍早識其機而亟改之庶可免殆也故明王之蕩蕩不敢眎人以其好惡俯昂畏其腹心肝膽私欲有奉養也小人善意人意而逢迎長惡之是事故明王之好惡使人不得揣晝戒垣耳夜亦獨宿遠其夢語所洩也宵人不知治國大道而錮以私欲知有一時所利而不知其末知有一身所益而不知有國譖殺國士多及族致國不活彼豈不知國亡之慘怛而徇於私嫌之得撥此其魄之天奪也其實公議沸於下而忿鬱正道廢於上而傾覆故有道之士懷其術欲扶勢傾之國而

終吉則羣姦爲猛狗迎而齕之爲社鼠而間王之德有道之士所以不達其術也故西門豹爲君治鄴而君奪璽王爲左右治鄴而君迎拜詘以其上計之非實也故食君之祿而欺君反覆者黑曰白堯曰跖隨其好惡變亂名實君拱九重百事慼慼媚悅之舌換其曲直班白之勢卒化純黑欲白者身先踣隨以國大傾之運促使人不得不默也然奇邪之逞難掩其影天文地理輒自示警告怪不靜旱澇告眚變故昭昭危急可料而賢類逆曳制度累替非其革敝興滯也故國將斃必多制朝令夕化法大爲敝峻法極刑

而人逾乖戾已成純陰之世天之方蹶舉朝泄泄誰可捍其土崩瓦解之勢哉彼當路纖人待國之裂身戮而瓦全者既逆德亦未易得也故懷私事君者身必敗身遲敗國深敗不知國將壞身亡已居此君子之淹恤終莫解矣自古君子小人並生於世無世無之若陰陽之相繼當睽之世雖小人收其藝而不可使之爲類若小人之羣永棄絕之不幾於盡天下爲仇敵乎如此則既失弘含凶咎反速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古之聖王能化姦惡革仇敵者由弗絕也故君子小人明王並用有德君子內用而天職與共

有才小人外用而小職是綜小人與屬適爲利用也故所用者取其長而職不曠則雖如衛靈之無道而不喪得人之力壯也然小人無恥君子好讓如無恥之王長讓何得敢抗乎故徒知小人之用才而處之不繹則小人必可勝而君子龜縮如不鋤之穀衆草翳塞卒無所穫可勝盡哉故明王之於小人雖不絶亦有誅流之絶以化而不化則厥心狼疾也然人君之錯枉舉直必以脩身道立得之脩身道立必由於學如飛必以翼也王如不講乎學二三其德照下應物屢舛威福則必生蒙君之讒舌也一夫寸舌馴致

禍賢仆國故王者經筵是篤晝日三接繼以丙夜精
微得盡以及無假聖功日躋道心不錚則能取人以
身而天命惟新也故明德善任然後物多受蔭而至
於信及豚魚化被草木而況生民之同德者乎生民
樂生至忘帝力而率土羣動咸若此王明之業由於
誠與誠之也王雖明又雖好英而才難自古然故舜
好善爲天下先而有臣止五人則可知天下才德兼
備之寡倫故武王臣之十亂有婦人焉商湯窮天下
而得一伊摯焉阿衡致理高宗窮天下而得一傅說
焉酒醴麴蘖周文窮天下而得一呂望焉王者師尚

此伊傅呂聖王之身致而三賢盡其智七政旣備外行三至不下席而政得治不出戶而知天下俗入過寡也故官不得枉法吏無私利民知事吏之虛僞財貨不行於吏也卒之君子滿朝而治道興陰陽和而年穀登甘露下而景星出四靈至而遠人服迺使天下甘食美服嗜學樂業而壽考迺死未嘗犯法向使羣哲王收沉淪之不以誠德則摯終死于老農說終死于版築望終死于鼓刀惟自蘊蓄負俗不容於庸下俯首默默孰知其皆創天壤共敝之赫名大業乎噫獨高文之象刻兆發非至精之玄感于天烏可得

乎當時聖君在上賢才滿朝而二賢抱才顚連無人知而薦揚于朝以啓功業之昭蓋其神知才能之奇不無有時照見於私然恥夸衒以求知而困窮難資六韜神策不能止老婦之逐和羹嘉訓不能免版築之斳素位賤貧自得以蘊倘非聖王之玄感自拔則二賢窮身于版築鼓刀不殊蟻蠓之幺身名寥寥然則安知今日不有二賢之隱伏而世無識拔乎今求賢之人牧縱不能如古王之玄感自拔求取才德如飢如渴斷斷至精識良士名不爲謀面之舉而務盡眞實之情則自天子以至於蒼生皆有以明德是明

而天下平矣凡天下草昧之中無英雄不出之時特
世之必知視其一德之混於民之卑卑相等夷及得
試而王其師方稱大不亦悲乎今何獨無其人之遺
而人牧絕無古先哲王求賢之爲何以自與奇偉愼
獨之士暗馳風期舉於泥塗而委之以出治之資鑄
世熙熙乎雖然才不育才不易得而後世之育十以
一或育之也以文不以德故士有蔚於文而窾貧於
學其揣摩字樣之巧發身科目例爲流俗而處士有
處爲遠志出爲小草之刺以其上無好者而民與之
無其地也下效於上好故君仁是好則下變身奉爲仁

君好暴則下易仁爲暴上若好學好德爲天下導則
下豈無其甚於上之所好乎觀於地官而知上德敎
先蹈乃立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敎萬民曰六德六行
六藝以鄉八刑糾萬民曰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
不恤造言亂民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
樂防萬民之情而敎之和凡萬民之不服敎而有獄
訟者與其地治者聽而斷之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州
長各掌其州之敎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灋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
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

之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歲終則會其州之政
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
鄉大夫廢興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
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
如之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冠昏飲酒教其禮事掌其
戒禁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
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
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而春秋祭酺亦如之嗚呼教
以身者從民乃時雍立之斯立俗何不美才何不達

乎故教立細𪔂之上垂拱恭讓而膏澤遠暢物各得所九德不愆五典時敘四海郅隆大行成功而子孫安樂永享天祿此以純王之德行純王之業也當此之時天下兆黎之罷癃殘疾孤獨鰥寡貧弱流離者先爲其保釐而率土熙熙無爲而爲上下同春與爲一身夫然後得衆命休故匹夫得丘民者爲王侯天子失丘民者匹夫難求故明王之道得其民斯爲美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已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已故一民干軏其刑者退而自陳今則不知教民而知刑民大爲難而罪不遵重爲任而罰不致遠逐其塗

而誅不至夫民力不足則僞民知不足則冒民財不
足則盜盜竊之行誰任其指乎故上之慈民若保赤
子恤民之隱若瘝在巳夫慈以守則固以戰則銳天
將救之以慈衛之溷此則雖有金城千里堅甲百萬
險不一姓而禍自曼沈尹戌曰苟不能衛城無裨也
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
侯卑守在四竟愼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
合度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然則天子諸侯之城甲
在人心孚結人心孚結在用人之得此謂仁者無敵
也故興國者視民如傷而必使寧謐其失也以民爲

士芥而必使民志不入是其公私禍福之裂也夫伯者猶假仁義而樹名强勁其有不忍人之心而行其政者德化霈然而四海清淨亡邪氣之奸而民遂性矣故一治一亂雖天運之判而實帝王之德之彼翰故堯之十年九潦湯之八年七旱適被一亂之運而國不瘖民無散者臣之體上惪下如鳥之翼卵也故君雖堯舜之仁而臣不其臣則一日九下仁政於民臣不行君之令半途而屯或反啓防而致民瑱矣其所以爲臣鄰仁何被民乎古之治綱必張而德遠馳故有虞氏彈琴而天下釐熙帝成庫仰成而海内蒙

褫若此者任賢而已矣無爲而已矣其無爲之治者
惠天命而不容吾私於言行故聖王以不顯之德行
無爲之政致民物盡性如魚銀海涵泳若非大德之
聖者何能致此之盛也故伊姚之禪聖授聖而諄諄
以精一面命然則後王之樹子不但面命必使彥聖
輔其德行致其深造以知王道不知而居大寶則播
惡天下而天命難保矣故明王之訓嗣致得王道也
聖王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故一心皆敬而照物
如鏡無私至淨故卑宮室惡衣食而盡心於鬼神民
業明於井田溝洫與夫禘嘗社稷而事神養民也文

之以禮樂務盡和順敬應天德記曰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德足而不與爭也美哉聖王之禮樂自治以及民乎鼓舞而四海皆春民德日新爲國以禮之盛斯其彬彬矣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明王之德以九五之大人居正位主人神而天下之同聲氣者應此振德之若神矣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聖人包大德擇善物而崇禮樂八音與政通百禮自朝廷出則天下望之曰吾王庶幾無疾民服其大德也然使令入陋泥古廢實道歧爲雜何足論其爲大德也後

世治道多歧失得不一故有論六家之術者曰陰陽之術使人拘束而未必盡合然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士六藝經傳不止千百而寡實然五倫不可易也墨者養生死葬太過素樸尊卑無别儉而難遵其節用給足不可擲也法家不別親疎貴賤一斷於法不可長用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能鑠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其平專決於名而失人情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不可不察也道家以虛無爲本因循爲達究萬物情出百王上此則以道家爲兼諸家之長有可跌蕩夫人主天下之所仰而下以爲像道家

貴虛無因循不欲爲天下先而猶欲治復書契前太古之樸可得旋乎故爲治者可采五家之最善而權用儒者之撰治可因民而修可顯有所奬勸豫塞刑罰所從生之源令出不煩民之爲靡法好惡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節玆故王者爲井田法而制民田宅使業耕織而人不遊食畜雌蕃息所須以給斂不重時不奪以愛民力設義倉周民急以備潦涸不虛費務儉朴以富財力罷宂官黜怠職以寡其食杜賂權錮貪墨以去私欲節田漁時山木以取用足省春秋先孤獨以振其急而衣帛食肉限高年庠序孝悌教

惟宣黎民有敎有業尊卑有序男女有別養生喪死
無憾於不給路不拾遺器不雕瑑恥無廉恥敦厚風
俗則民知所從而不犯法不孝生於不仁喪祭之禮
所以敎其仁親明其禮則民知一本能致哀致敬而
德厚於愼終追遠弑上生於不誼謹朝聘之事明其
禮則民不犯位鬭變之患生於長幼無序而遺敬讓
鄉飮酒之禮是尚則明其序而能敬讓也淫亂生於
男女無別重其昏禮聘享之節則致明男女之別也
故彝倫明而俗美則天下平彝倫不明而俗惡則社
稷驚俗陰而無片陽則國不待微天道革而易常使

無舊王王之可懼者國雖强而善俗亡矣由是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知有所從使其不迷而承弊通變與時屈伸挫長補短有所損益乎所因也其次善政使民志寡屯財可不貧而終不若善教之得民也然一於德教而不有刑政則必多不軌之干正故痙疽之礦可施逆境罪不可或赦以啓小人之幸而臨折獄最深察其刑殺也無畏高明虐熒獨哀其刑之一成而不可易也若夫不教而殺則豈曰三德其戮人之自戮而非天之戮者也故君子有好生之德必盡心於此在匹夫匹婦之失所猶恥之況殺不當死

者乎故人君之殺不當死者不曰誅而曰弑豈禁民
爲非之義乎若俗美足寢至無刑尤可高也故天討
有罪而非人君可私一毫孟軻氏曰瞽叟殺人則舜
竊負而逃揣度聖人所操見義不見身視棄天下若
草上之點塵天地生物之仁也故王者惟刑之恤流
宥五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不敢自專惟國人是聽
而猶自明得爲義刑然後錮之則可致刑措天下刑
措有何時變之可懼然盈虛治亂天地之數故宴安
之極恐懼之寓所以戰陳講明平世之務也故古王
重射以中封侯自王以下肄射不休或施於蒐然上

如失猷此適足以爲戕我之求顧內德之不修深可憂也故明王之卽眞也焱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順天地之德建文明之盛使人爲聖人之氓盡其性而已矣若爲人上而重賦役專用刑法而不本於禮樂以逆民心以剝民業則四海困窮天祿永絶矣君之虐民不思百姓足則君不獨貧百姓貧則君雖富而民不親之民不親之君誰與爲治豈乎上不食稅之滋以振民之飢也故聖王之憂無告一饋十起以勞之同其好惡恩均覆燾也天王雖有憂民之意不察於巡狩黜陟朝后明試則階前萬里

無裨於勞身撫字矣故王道視遠猶邇無恩不渥使民樂其煖身飽腹然慈母有敗子故矩以絜民使自興起而因民之性民樂是聽上老老而民興孝也若嚮斯應上長長而民興弟也若嚮斯應上恤孤而民不倍也若嚮斯應故古之建庠塾學校所以明人倫而立教也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教化炳炳民俗不礅若其富之而教有不立則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隨治隨亂徒紛圜土嘉石故教可齊亂而德義爲斡然寬猛相濟以猛水濡善相遞之政是以和治道日多況明王配之以至德乎至德之君不動聲色

而民自服篤恭而化自博至德之君亦何欲哉奏假無言不顯惟德故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天何言哉行四節而萬物育故天王之德敬以莅之允恭以執之克讓以接物天德而已此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帝王之興起者不敢貳心於治道之事而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豈是致中愼獨以至位育則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六合暢於荒服况於所主之百神乎况於九州協和之人民乎此太古之淳風而王道之終也

洞約序

洞約者合十姓百人而啓迪風俗之美也風俗惟重
玆故古人云國之存亡不在强弱而在風俗之美惡
此非衞言也其猶川渴而谷虛土夷而淵實風俗豈
不重矣乎若昔伊姚之自明以及人也有司徒典樂
之職俗躋其美比屋可封而三正漸備風敎萬民彝
倫攸敘而俗美齊一雖免罝武夫亦人才也我 祖
宗楷式動師古先哲王於敎化謠俗亦永念都有司
憲敎官鄉有風憲訓導治敎挾摯驅人之善使不媿
於彝倫而陶鑄人才也然及其銳而乃怠在鄉薦資
風憲訓導並去曾年無實徇名求其實而今之戶籍

什伍庶尋古制獨後啓迪彝倫之重而不復俗何由
不末人何由不僞乎夫安東嶺南之一都會也民醇
俗朴直稱文獻而列邑之所視效人才之所府庫而
自鄉約之廢風俗人才失武於古欲見其美有如拾
瀋矧乎任縣春陽僻在窮峽而土瘠人孱衣冠罕數
者哉氓之蚩蚩雅無啓迪其流俗之駁詭無足怪也
縣之西實吾儕所宅而里中下人手指近千亦可與
爲風俗者也然風俗可其美而不可其惡欲其美則
在彝倫之攸敘也彝倫在我而不可去蠲其不可去
而使人昭昭禮之善物也如父之慈彝倫之攸敘也

子之孝彝倫之攸敘也夫和婦順兄友弟敬長幼有
序尊卑有等朋友有信亦莫非彝倫之攸敘也惟其
君臣之義如有用我則孝慈可移於事君使衆而且
也民之於君亦不無賦役之忠則亦可先公後私乎
反此七者則彝倫斁彝倫斁而人道熄人道熄而賊
民興賊民興而家國亂亂久而已理固云也吾儕之
統一里而御千指之衆其啓迪在彝倫之攸敘而憂
在上失其道不爲千指率也多人中人品不同有順
有逆有正有邪故法之生不得不已順正是奬而逆
邪可罰然不敎而罰謂之虐宜先屬民而讀法於公

會諄諄啓迪敎如嬰兒使醒然有知彛倫之重而迪
屢從逆乃始有議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
則革之晳厥過怙低昂議懲小者洞知大者報官至
於賞善亦然小者洞知大者報官使有行者爲方伯
之褒賞使元惡者爲官府之大何務盡公明無射人
心則善惟日起而亂庶遄沮矣及其有事相顧脩禮
如同胞同室婚喪灾疾令無所憾大以保小小以事
大既信旣仁無私無怠則三代所以直道之民今何
獨不爲美俗乎一洞之俗之美雖不足以壽國如古
人所言而人之有禮天其夭諸管子曰禮生於有而

廢於無苟無資雖欲臨事相救恤其勢不行實同於皮之不傳毛無所生所以先事而慮有布穀之藏里中庫而有司存以須其費也此啓迪彝倫之義可以達本府不必私爲一方之事使官有知豈不嘉其美意乎若夫剋期講信止察布穀有司事而餔餟酣身無啓迪之政則聚蚊之刺烏能免吾儕可以勉旃

松月齋先生集卷之二

荷華編 一
荷華編 二
荷華編 三